



山海经丛书·名著外传

《西游记》外传

PDG

浙江文艺出版社

I207.4/CM13



I207.4/22-2

《西游记》外传

陈民牛 朱秋枫选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



PDG

责任编辑 朱承斌 周德均
装帧设计 梁 珊
插 图 盛元富
封面画 郑凯军

山海经丛书·名著外传
《西游记》外传
(增订本)
陈民牛 朱秋枫选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衢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960 1/32 印张7.375 插页1 字数105000 印数184001--196700
1991年8月第2版 1991年8月第2次印刷

ISBN 7-5339-0381-1/I·353 定 价：2.50 元

PDG

目 录

怨愤成《西游》	1
三别叶夫人	7
文笔峰	16
砚台村	21
话说傲来国	27
花果山和水帘洞	33
大闹天宫的由来	37
取经与唐太宗	41
看相者	47
将猴入书	51
孙侯与孙猴	56
三说写八戒	61
南瓜进贡	73
玄奘出世	76
唐僧辩学	86
灵岩寺护松	90

黄鳝之变	93
大蒜、韭菜、葱	96
乌龟裂背	99
敲不出《回生经》	103
拱诸洋	107
真经漂东土	112
醉卧玉峰山	114
盗盐砖	117
智赚芭蕉扇	122
跌入猪身	127
八戒与高小姐	135
截断钉齿耙	143
燠馆凉台	148
神钟仙鼓	152
大圣观海	157
悟空取灵药	165
讨勿如偷	174

熬过罗索国	178
马蹄迹与晒经松	183
仙桃洞	191
虎丘石桃	194
泰安为什么神全	197
猕猴桃的来历	199
如来滴汗育石猴	207
观音牙齿孕悟空	209
孙悟空的亲爹娘	211
老猴披衣	214
猪八戒前传	217
陈十四除黑猪精	221
“西游述”考“西游述”	226

怨愤成《西游》

明朝时，江北淮安有个状元叫沈坤，他组织乡兵，抗倭得胜，于是，“状元兵”的名声很大。朝廷得知后，觉得用乡兵抗倭倒也是一个省力的办法，于是降旨将沈坤升官，并严斥淮安府无能。

旨意一到，知府大人就恨起沈坤来了：要不是你逞能，管那么多闲事，哪会有这些麻烦，这不是要了我的前程吗！整天闷闷不乐，一个劲地发脾气。有个在知府面前帮闲的穷酸秀才看出了他的心思，觉得正是巴结的好机会，就对知府说：“沈坤图谋不轨，有造反之意。”知府想：我被沈坤整得还不够啊，你还去惹他？随即把脸一沉，喝一声：“不得胡说。”那秀才挨了训斥，不但没有退去，反而上前一步，从怀里掏出一张纸头递了上去：“小

人不敢胡说。这是小人听到的民谣，明明白白就是反诗。”知府接过纸条，只见上面写着：

沈坤闹，百姓笑，
状元兵，合人心；
三年之期一来到，
杀猪宰羊上北京。

这民谣本是老百姓听说沈坤升官后编起来的，意思是说等沈坤三年母丧期满之日，大家相约一起送他起程上京赴任。这哪是什么反诗？知府早就知道这么回事，他看看站在旁边嬉皮笑脸的秀才，你这不是戏弄我吗？心中老大不快，随手将纸条一丢，拂袖就要走。

秀才拾起纸片，一揖到地，拦住知府说：“请问大人，当今皇上姓啥，龙庭在哪？”知府还没回过味来，他又接着说：“当今皇上姓朱，龙庭在北京，民谣里说‘杀朱宰羊上北京’不就是要造反坐龙庭吗？‘沈坤闹，百姓笑’不就是说老百姓都拥护沈坤造反吗？”

知府这下明白，秀才了是叫他栽陷。办法倒是不错，可这是要留千载骂名的呀！他脑筋一转，想出个借刀杀人的主意来。他对秀才说：“你告沈坤谋反一事，本大人管不了，你可上京

去，本知府派人相陪。”这句话里，说他管不了是实，鬼就鬼在派人陪送秀才上京，实际上就是说：我派人领你上京城去告状。

状告到了监察御史面前。碰巧这位御史是刚刚升任的，几个月来，办了几件事都不顺手，新官上任的三把火一把也没烧成，正窝着一肚子火哩！看看状词上说有人造反，那还了得，连忙奏明皇上。

自古以来，做皇帝的最忌讳别人造反篡权，嘉靖皇帝虽然说一心求仙，甚事不问，可“谋反”二字也是容不得的，随即由太监代笔，批个“下狱”。锦衣卫到了淮安，二话不说，扣上沈坤就走。那沈坤本是刚强之人，无缘无故地被逮下狱，受不了，几天就得了重病。

消息传到淮安，老百姓气不过，抓住那个告状的秀才，把嘴唇割掉作为惩罚。后来吴承恩在《西游记》里把他写成一个小妖怪，叫奔波儿霸，取他喜欢奔波而且霸道的意思，也是个没嘴唇的。

沈坤受冤，吴承恩心里难受啊！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起兵抗倭的主意实骨子是他出的。他收拾收拾行装，决心上京为沈坤喊冤。

他把主意告诉了另一个老朋友——光福寺

的智广法师。法师不赞成，说他又犯书呆子气了。法师说：“皇上听人说造反，就象我们佛家被人骂秃驴一样，这个冤，你喊不回头。”那怎么办哩？法师出了个主意：“你不是准备写书吗？当今皇上一心拜佛求仙，你要是能写出修道的书献去，皇上一高兴，或许就能救回沈状元。”

这一说提醒了吴承恩。几年前，他和沈坤合作写书，才开了个头：开天辟地、妖魔鬼怪……后来因为倭寇骚扰，没能写下去。现在要把书写完，并不费事，可那些都是骂皇上、发牢骚的，能行吗？他把这话告诉了法师，法师点拨他说：“世上事，本无定例，你不妨移花接木，把你写的和我们佛家玄奘法师西天取经的事合在一起吧，既省事，又是讲佛的。”

“那不是不伦不类了吗？”

法师笑了起来：“求仙证道，哪一件不是奇奇怪怪的？”说得吴承恩也会意地笑了。此后，他在法师的帮助下，写起了《西游记》，别看他东拉西扯，一会儿取经，一会儿鬼怪的，可就是受人欢迎，留芳千古哩！

可惜，吴承恩书未写成，沈坤已经死在狱中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沈坤死后，吴承恩悲愤之余，把《西游记》又重写了一遍。干脆把皇上都写成昏君，把求道的都写成无道之人，只少个没指名道姓地骂嘉靖皇帝。又把猴行者改写为孙行者，以纪念沈坤，只不过为了不让官家看出来，将“沈”字换成了“孙”字。又因为皇上姓朱，太祖朱元璋是和尚出身，就写了一个提不上手的和尚猪八戒。当时书是从唐僧取经写起的，孙行者的故事还不多，读着好象觉得不过瘾，听人说海州猴子的传说多，他又跑到海州去蹲了一段时间，回来后增加了闹天宫一段，这才觉得出了一口闷气。

秦铁鹰搜集整理

三别叶夫人

据说，吴承恩到七十一岁的时候，才开始写《西游记》。在这以前，他作过许多诗，写过不少文章，笔头子很有功夫。《西游记》这样大部头的书，他老早就在心里打谱了，只因为头绪还没有完全理清，加上生活不太宽裕，要做些散事糊口，所以迟迟落不下笔来。

隆庆年间，吴承恩有了点积蓄，生活安顺一些了，便定下心来揣摩《西游记》。这天夜晚，吴承恩躺在床上，思量着怎样才能把《西游记》写得带劲一点，厚实一点，有趣一点，动人一点。要做到这几“点”，不容易呀！他想得很苦，身子骨翻过来，转过去，转过去，翻过来，就跟烙大饼似地翻个不断，转个没完。老伴见他翻转着身子不安生，劝他：“快睡吧，快睡吧。”可他只当没听见，还是辗转反

侧，想来想去。

吴承恩想呵，想呵，直想得头皮子发涨，耳朵里发响，心口窝发闷，总觉得原先打谱的一些套套稀松平常，不够实在。想到半夜子时，他忽然叫一声：“有了！”随手掀开被子，起了身，下了床。老伴见吴承恩惊惊乍乍的样子，以为他又跟往常一样发了诗兴，便也连忙起身下床，想泡壶茶给老头子提提神，好让他写诗。

吴承恩并没有动笔。只见他从箱子里拿出两件换身衣服和几小块散碎银子，连同笔、墨、纸、砚，打了个小包袱拎在手里，又从墙上取下雨伞，往胳肢窝一夹，对老伴说：

“夫人！今番我要出一趟远门，少则数月半载，多则年把两年，事情办妥就回，望夫人保重身体，不要牵挂。”

说罢就走。

老伴急了！趁吴承恩没在意，“唰”一下把雨伞夺了过来。吴承恩一打楞儿，手中的小包袱也挨老伴拉住了。

吴承恩的老伴姓叶，出身于书香人家，识文解字，十分贤慧。她跟吴承恩成亲以后，既没生男，也没生女，曾经劝说吴承恩娶“小”立

子，支撑门户，吴承恩怎么也不答应。这么一来，她待吴承恩又敬重，又亲热，宁愿自个不吃不喝，也要照顾好身旁唯一的亲人。几十年光景，夫妻二人你扶我帮，同心相伴，越到老年情意越深。眼下里，叶夫人听吴承恩说这趟远门要年把两年才能回来，哪里舍得让他走呵！

吴承恩见老伴不让他走，也急了，连说：“夫人，夫人，后腿扯不得，后腿扯不得！”

叶夫人问：“你要上哪去？”

吴承恩说：“海州云台山。”

“呵？”叶夫人吓了一跳。怎么啦？原来她听人讲过，海州云台山离吴承恩的家乡有好几百里路，坐落在波浪滔滔的大海里，山很深，林很密，有狼虫，有虎豹，一般人皆不敢去。叶夫人心想：老头子迷了心窍啦，怎么半夜三更爬起来要上云台山呢？就说：

“算了，那地方又远又凶险，不去也罢。”

吴承恩摇摇头说：“不去不好办！”

“什么大事不好办呢？”

吴承恩说：“我打谱要写的《西游记》，架子搭好了，就是有些真情实景摸不着底儿。比

如，书里要写山，写海，写奇花，写异草，写飞禽走兽之类的生灵，不到山上、海里去见识见识，怎好动手写书呢？刚才想到了这步棋，没说的，非走不可！”

叶夫人听吴承恩这么一讲，觉得有道理，又见他走的决心很大，感到留是留不住了，只好应允，说：“等等再走，我给你弄点干粮带着。”

吴承恩笑笑说：“好！”

叶夫人赶紧放下雨伞，洗手和面，吴承恩也放下小包袱，到灶房里帮着烧锅。老两口忙操一阵子，弄好了十多斤干粮。吴承恩把香喷喷的烙饼用几张干荷叶包起来，装在布口袋里；又找出一条旧汗巾，搓成绳子，一头拴着小包袱，一头系着干粮袋，朝肩上一挎，拿过雨伞，对老伴说：

“夫人保重，我走啦！”

说罢就走。

不料想，叶夫人一把拉住他的手，二话没说，只是掉泪。老伴一哭，吴承恩心里头也酸滋辣味的，很不好受，忙说：“夫人，不要难过，我尽量早回就是了。”说着，抬腿就往门外跨。哪知叶夫人拉着他硬是不肯撒手，说：

“在家呆着，别走啦！”

怎么办了干粮又不让走呵？原来，叶夫人的心里发了怵。发了什么怵呢？一是想到吴承恩的岁数六十好几，快往七十上爬了，不象年轻那会儿能够经得起风吹雨打；二是想到吴承恩有股子迷劲，写起东西来，饭也忘了吃，觉也不想睡，在跟前还能劝说劝说，照料照料，出门在外可就没人关心了。后首又想到顶重要的一条，就是：吴承恩的笔头带钩子，以前作诗写文章，时常拐着弯儿讽喻世态，为这惹出过不少麻烦，只落得多次赶考不得中，两袖清风白了头。叶夫人心里想，祸从口出，灾自笔来，难得家里有了积蓄，安安稳稳过个晚年算了，还拚老命写什么书呀！七想八想，打定了主意。吴承恩一要走，她就哭，一要走，她就哭。

吴承恩急了，把脚一跺说：

“夫人！你读过书，也知理，怎么今天这么样的不懂事！”

叶夫人抹了把泪，说：“时光催人老，可知白发飘？”

吴承恩把腰一挺：“人老骨头硬，大器争晚成！”

叶夫人摇了摇头，说：“山远路迢迢，饥